清明时节话“清明”

孙念国

每到清明,便感受到戴望舒老先生的《雨巷》情调。丁香、油纸伞、惆怅、彷徨和凄清,于是心里便荡起一种哀惋的情愫,且挥之不去,欲说还休。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若干年前在那个雨纷纷的今天,看着为告藉亡灵而失魂落魄的人们,那位诗人便多了几分伤感。哪里才是化解我惆怅的地方呢?“去杏花村吧,一醉解千忧。”牧童指着那个烟雨蒙蒙的村舍说。

但是,清明节对于铁路人来讲,由于工作关系不能像人们那样祭拜祖先,继承孝道,更少了几分踏青的浪漫。相反多了几分悲壮。在这里我不得不提起我的同事沈建军,前年秋天,建军还在内蒙古项目负责财务工作,就在这时他接到老家一个“母病危,速回”的电话。可作为一个财务主管,面对地税局的检查和市场材料价格的调查,岂能说走就走。几天后回到家里,老人已经不在了,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丘青坟,后来他回忆说,许是母亲地下有灵,跪在坟前,感觉母亲并没有远去,而是坚持依在门前等待踩着月光回家的他见最后一面。

倏的,母亲去了,他分明看到了母亲那不舍的眼神。母亲永远地去了,再也拉不住母亲那双温暖且粗糙的手了。这个平时内敛的汉子,只把一腔游子的无奈和失去母亲的痛化成滴滴泪水,抛洒在坟前,大放悲声。

很久之后,建军还为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而愧疚,作为朋友,我只能用“自古忠效不能两全”来安慰他,此外,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直到翻阅了朱海燕老师的《青藏铁路》,特别是《云中铁路 精神高原》一文中的十八局集团职工刘吉兴惨失爱子,以及女职工王芹遭遇丧夫的悲剧,我理解了朱老师“云中铁路,精神高原”的用意。读懂了每一寸铁路无不诠释着铁路人凝智聚力的心血,无不凝聚着铁路人风餐露宿,沐雨栉风的吃苦精神,和牺牲亲情的奉献情怀!

说实话,我也曾为自己的待遇和繁杂事物等感到内心不平衡和委屈过,甚至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在这个日子,我走向郊外,看着上苍赋予我们无际的新绿,心里便多了几分释然。

惟有“清”者方自“明”,惟有清心可寡欲。突然悟出“清明”二字在清明节的另一层含义,纵观历史,古有八面玲珑的王熙凤,现有锒铛入狱的贪官污吏。他们的结局都缘于聪明反被聪明误。同样,滚滚红尘里,大智若愚者更有人在。如陶渊明淡薄名利,隐居田园,却千古流芳。特别是写这篇稿件时,我在网上搜索有关“清明”的材料,发现有数千条信息和介子推有关。据某县志云,春秋时代,“骊姬之乱”后,介子推随晋公子重耳避难逃入深山。重耳无粮,被围,介于推割下自己臀部的肉供养重耳。重耳最终返晋,介“不言禄”,隐于绵山。晋文公求之不得,放火焚山,介抱树而死。文公失声痛哭,追悔莫及。为感念介的忠孝之恩特封绵山为“介山”,追封为洁惠侯,口谕“寒食节”以祭祀介子推。至今,人们仍在这天以不动烟火的形式来怀念这位忠孝文化的典型代表。世界是多元素的,无欲则刚。在繁杂的功名利禄中,自己的心态不同,导致的结局也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看着一丘丘青坟,面对功名利禄,惟有这曲《好了歌》是最好的注解。至今还记得有位老铁在退休时说的话,“和当年那些修铁路死去的战友相比,我现在已经很满足了”。如果说当年我对那位老铁还有什么不解的话,如今我终于体味到他的情感了。

“一句弥陀无别念,不劳弹指到西方”。其实我们不必拘泥于墓前祭祖的形式,佛家讲究心到神知,老百姓有句谚语说的好,“南里北里去烧香,不如在家孝爹娘”。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对今天仍忙于造福公众的筑路人来说,我相信这就是亡灵对我们灵魂的回应。

我认为清明节又是最好的“剖析内心,反省自我”的日子。我们只要用心语真诚地和天堂的先人无拘束地倾诉着往日的烦恼和思念。在这不需礼节,倾诉多少,对方就接受多少的交流里,心里便能感受到一种难以言传的宽广和畅快,同时也多了几分包容和不惑。

如今,同事沈建军终于从丧母之痛中得以解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相信他的母亲在九泉之下也得到欣慰。在这篇稿子杀青之际,竟然感觉自己的魂灵死了一千次,复活了一千次。键盘的嗒嗒声犹如我驰向另一种境界的马蹄。

窗外,雨还在下。

单位单位 十七局集团六公司

圣火辉煌

蒋小军

当神州春天的鲜花刚刚芬芳,
亿万中华儿女都在翘首盼望。
照耀在奥林匹亚的炽热阳光,
将和平友爱的圣火静静点亮。
这圣火,是中华大地长久的梦想,
这圣火,也凝聚着全世界祝福的目光。
圣火辉煌,传递爱的力量,
圣火辉煌,让希望的翅膀自由飞翔。

当华夏秋夜的圆月渐渐明亮,
亿万中华儿女定会热情鼓掌。
燃烧在首都北京的奥运之光,
会让你心中的热血奔涌流淌。
这圣火,是古老国度最真的梦想,
这圣火,也喷薄着现代文明的华美乐章。
圣火辉煌,传递爱的力量,
圣火辉煌,让希望的翅膀自由飞翔。

作者单位 十九局集团四公司

旋 律 白树民 摄

小小说

滚草窝

杨晓志

所谓的草窝就是专门饲养并储存牲畜的草料房。

牲畜是生产队的重点保护对象,草料房自然是重中之重。喂养牲口的饲养员必须是苗红根正群众信得过的人。

生产队有明文规定:以阶级斗争为纲,防止地富反坏右分子搞破坏,饲养室和草料房除了饲养员外其他人一般不能随便出入,尤其是牲口房。之前,经常出现牲口无缘无故死亡事件,究其原因,牲口在吃草过程中误吞了铁钉。再查,是有人故意放在马槽里。队长找到可疑人员谈话,因为没有证据,最后只好撤换了饲养员。

为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队长把严禁出入牲口房的规定专门贴在显眼处。

饲养员不但负责喂养牲口,同时还要负责所有牲畜的安全保护工作。如果有谁敢以身试法,一旦遭到举报,那将是急风暴雨似的批斗大会。

草料房是生产队的“军事禁区”,滚草窝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我之所以能去,一是家里穷,没地方睡觉;其次是饲养员是我们家远方亲戚,我叫表叔,出于同情,才敢冒此风险。因为家里穷,周围邻舍看不起,亲戚也没了亲戚的情分。表叔很随和,他不是从骨子里看不起我们家,也可能是全村人的眼光影响了他,对待我们家人若有若无。不过他从来不为难我们。不像其他人明目张胆欺负人。比如,我家的自留地里栽种的红薯,眼看就到收成了,这也是我家最大的指望。可是,被队长家的猪糟践一干二净,无奈,爹找他们说理(其实也没有让他们赔的意思)。他们不但不承认错还说:“我们正准备找你们家,如果把我们家的猪撑死了,有你们好看!”我们不但没讨个说法,反而更没趣。

表叔不会这样对待我们。

我找表叔要滚草窝,他很为难,半天说:“跟我一起睡吧!”

第一天跟表叔睡,我就尿了床。我平时不这样的,也没这个毛病,不知道为什么,也可能是太舒服了,思想过度放松,睡的太香。半夜,屁股底下凉凉地。我不敢动,一是怕表叔发现,再是我试图用自身的温度把被子焐干。等我起床时,表叔已经给牲口上了三道草料。也不知道是牛屋里温度高还是我自身的温度,我担心的屁股底下——干了。我伸手摸摸发现不是错觉,我暗自庆幸,可是“地图线”清晰可见。一连几天都是这样,这让我很苦恼,每次临睡前,我暗暗提醒自己睡醒着点,再不能发生这种事情。万一事情败露,说出去让人笑话是小事,把表叔的新被子糟蹋了,我不忍心。

表叔是个爱干净的人,每天都晒被子,他不可能发现不了。但表叔没说什么,我想从表叔面部表情找点什么,表叔面部平静如初。发现我偷看他,他就笑笑。不知道是表叔有意暗示我还是怎的,睡之前,表叔特叮嘱我说:“把被子收回来,太阳已经落了!”每次我放学前,表叔早就把被子收回来,这次……收被子时,我认真看了看我的“杰作”,“地图线”弯弯曲曲地延伸着,面积几乎横跨欧亚几个大洲,我的脸火辣辣的烫。

我决定不再跟表叔睡,就是表叔不说,我也不好意思。因为,我已经十多岁,已经是四年级的优等学生,出现这种低级的很丢脸的事情,让我无法面对表叔。可是没地方睡觉的现实是严峻的问题,让我无法决定离开这里。我主动提出滚草窝。

表叔说:“睡得好好的,咋啦?这不比滚草窝舒服?”

在我的坚持下,表叔默认了,说:“滚草窝,可不能穿衣服。”我明白表叔的意思,表叔怕我们这些小屁孩平时衣兜里装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万一落在草中间,不小心让牲口吞下岂不酿成大祸?

“更不能撒尿在里面!”表叔看着我说。我的脸唰地红了。表叔笑了,把脸扭过去。“一定!”我向表叔保证。

为了安全起见,入睡前,必须在表叔的监督下钻进草窝。可是光着身子的确刺的慌,浑身上下像长满刺难受。痒疼处总想用手抚摸,手稍微一动,痒痒更厉害。我后悔自己作出这样的决定。好几次想逃出来,还是忍着了。最后,我掌握了规律,不管身子再难受,不要动弹!这样心里便有了平静,不再急躁。

说也奇怪,越睡不着尿越是多。先是怕冷不敢起来,就憋着。又怕睡着了尿在草窝里,不行!表叔特意叮嘱,不能让表叔失望,万一牲口出了问题,生产队岂能饶了表叔?我再不能给表叔增加麻烦!

寒冷侵袭着夜空,倒挂在房檐上的冰冰条子,被风吹得哗哗落下,时不时地砸在我身上。我光着身子竖在墙角,面对着漆黑夜空,本来心里就有一种恐惧,想赶快尿完回到屋里,于是,我撇着腿,闭着呼吸,让气体往下走,可是,不管我怎么用劲就好像永远尿不完似的,本来站立的身子,还没尿出来,便冻得缩成一团,我索性蹲在地上。等我哆哆嗦嗦钻入草窝时,已经没了刺痛的感觉。因为整个身体已经处于僵硬状态,怎么走回去的,脚下没有感觉,浑身上下凸起一层厚厚的鸡皮疙瘩。

一夜,来来回回折腾几次,已经没了睡意,我几乎是睁着眼睛熬到天明。

天刚刚蒙蒙亮,表叔就把我的衣服送过来,看到我满身的花纹,问:“咋样?”我说:“嗯。”“嗯是啥意识?”我回答,嗯。表叔说,一定是不好了。我没吱声。表叔说:“还回来睡吧!”我摇摇头。

表叔围绕门口转来转去,我知道表叔在找我尿在那里。我从草窝里跳出来,指着我尿的地方给表叔看,表叔拍拍我的脑袋夸奖我听话。

第二天夜里,我学乖了,背着表叔我提前找了一根管子放在草屋里,这样我就不用起来尿尿,管子一头套在鸡鸡上,另一头甩在外头。这个办法的确不错,我再也不用起夜。我得意得不行。怕表叔发现,起床前,我提前把管子藏好。但表叔依然发现了,他也没说什么。等我起床后发现,我尿尿处有一个坑,延长线有一米多长。那是表叔在我睡着时挖的,专为我排尿用的。我自认为所做的一切都能瞒天过海,没想到什么也瞒不过他的眼睛。表叔不说出来,怕我不好意思。

我主动给表叔道歉,表叔说:“你又没错,道啥歉?如果尿草里,比尿在被子上还严重。那样表叔打你屁股也晚了。”

表叔也可能是无意中说漏了嘴,可我依然有一种负罪感,我低着头不敢看表叔。表叔也知道说漏了嘴,说:“那啥,没啥,谁小时候不尿床?我也尿过。”

此后,放学,我就到表叔那里,帮他干些零星活。有时表叔出去办事交代让我帮他看着,不能让其他人进来。尽管如此,表叔回来后,还是会从水缸、马槽、到草料房,仔仔细细检查一遍。如果与他走之前不一样,他会反复问我。为了让表叔放心,平时与我最要好的伙伴也不让他们过来玩。

有一天夜里,下雨,我刚入睡,有一个小偷背个背筐来偷麦秸。因为我睡在门口,他第一把摸到的就是我,软软乎乎一个东西。我以为是表叔叫我有急事,呼啦一下从麦秸堆里蹿出来。他以为是撞见鬼了,吓得瘫在地上爹呀娘呀大叫。表叔披着被子奔出来,不由分说就踹了他两脚。小偷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表叔还是把他绑起来,拖到屋里。小偷叫其毛,是表叔的邻居,平时手脚不干净,见啥偷啥。看见我不是鬼,身体不再哆嗦,便哀求表叔放了他。表叔睥睨他一眼,吩咐我把队长叫来。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还光着屁股,便胡乱套上棉袄棉裤向村里跑去。

队长一边整理衣服一边问我出了啥事?我带着他不停地跑,说:“到了你就知道。”我怕队长知道我在草料房睡觉,对表叔不利,我把队长带到门口,趁其不注意,悄悄溜走。

后来,生产队组织开批判大会,其毛立在中间,当着全村人的面作了检讨,最后,被判罚扣三天工分。表叔不但没被追究责任,还得到队长的表扬。队长话音刚落,表叔补充说,这功劳还有我的一半。队长好像没听见,大声宣布散会。

会场还剩我们三人,队长一下子变了脸,把表叔熊了一顿,我和表叔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队长又一甩手走了。

工棚闲话

只要学就好

屈凤华

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我国汉代大学者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皮罗果夫说:“一本好书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它能够陶冶人的感情与气质,使人高尚。”古往今来,多少名人佳句在阐述书的重要性。

曾听许多同学说:“上班后,开始变得不想学习不想读书了……”,上班后,我们开始对阅读失去了学生时代的狂热,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无所事事,认为现在学习已太迟、太晚。但,真是这样吗?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几百年来颠扑不破的西方谚语告诉世人:读书是一辈子的事。

晋平公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国君,政绩和学问都不凡。他在七十岁的时候,还想多读点书,多学些知识。于是,他去请教自己的乐师师旷。说:“我七十岁了,想学习,再长些学问,恐怕已经晚了。”师旷说:“为什么不点燃蜡烛学呢?”晋平公说:“哪有做臣子随便戏弄他的君王的呢?”师旷说:“盲眼的我怎么敢戏弄大王呢?”师旷笑着打了三个比喻,年少时喜欢学习,好像是太阳刚刚出来时的阳光;壮年时喜欢学习,好像是正午的阳光;老年时喜欢学习,好像是点燃蜡烛照明时的光亮。蜡烛的光亮虽弱,但与摸黑走路比,哪一个更好呢?师旷很巧妙地点明老年时读书虽然赶不上少年和壮年时,但与摸黑走路相比较,还是好得多。同时也说明,读书、学习不分早晚,只要学习永不嫌迟。

“童年无知可爱,少年无知可笑,青年无知可怜,中年无知可叹,老年无知可悲”,“书山有路勤为径”。朋友们,不要再说读书时代已如滔滔江水东逝去,不要让我们有机会发出“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慨。“学无止境”,学问大多都是经由日常的学习、巩固和提高积累而得来的,学习不分先后,上进不分年龄,只要学就好。

作者单位 十七局集团一公司

人 物

程全恩二事

董国隆

有人说他是一员虎将,有人说他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说都不是,他只是一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老黄牛”。这是十六局集团三公司诸永高速公路台州段项目经理兼党工委书记程全恩的自谦。

在修建宣杭线时,最艰巨的马口山土石方挖掘填筑任务压在了程全恩领导的机运段。上级领导下了死命令:机运段这里一定不能挡道,必须要确保提前完成任务!程全恩急红了眼,住进了工地。他带领职工顶风冒雨、一身泥一身汗、奋战23天,提前7天打开了这条通道。

那年冬天,妻子病倒了,女儿跑来工地哭着要他回去送母亲上医院。他总算回去了,按当地医师的嘱咐,带着妻子去上海一家专科医院治疗。在门诊部,主治医生笔下“住院治疗”的单子还没写完,妻子就从他乞求、慌张的眼神里明白了一切。他请求医生能否多给他妻子开几个疗程的药带回去服,不要住院。他是一段之长,他还有他的机运段,他的五六个工点啊!

他从不说假话,可只有一次他说了。那年除夕夜,邻居家的欢声笑语直冲着他的家门。妻子和孩子们多么盼望他能早点回来啊!可是,热汤热菜都变成了冷饮和冷盘,他依旧没有回来。就在这天下午,他刚从江苏镇江经过长达一个星期熬更守夜地围着市长、县长和镇铁路指挥部的头儿苦说蛮缠,才为职工过节要回一笔拖欠的工程款,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又绕道去工点为职工拜年。害得妻子和孩子等啊,盼呀,直等到新年的钟声快敲响了,才见他在跑完各工点、慰问完各队职工和临时来队家属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家中。两个孩子坐在他身边欢天喜地欣赏着电视上精彩的春节联欢会节目,他却靠在沙发上呼呼地睡着了。

在承建沪杭高速公路工程时,当地一个财大气粗的包工头看上了程全恩的管理才能。这个包工头聘用现场经理的年薪20万元,技术人员年薪10万元。这个包工头做起了程全恩的工作:“程经理,你太亏了,你干工程这么棒,据说一年下来才拿一万多元工资,来我这里干吧!年薪20万哩!”

程全恩却反唇相讥:“你一年下来真的就能拿到这么多钱吗?就算你真有钱,可我有的东西你用钱也买不到。”程全恩一边说着,一边从办公桌里拿出金灿灿的奖章和一大摞“红本本”——有“全路火车头奖章”和“基层建设标兵”、“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双文明职工”、“先进生产者”等十多个获奖证书。接着又指着墙壁四周挂满的锦旗和奖状说:“这,你们有吗?”

那人一看,便红着脸悻悻地走了。

网络生活

Q友的回忆

周丽生

前几天打开Q,一位网友突然问我:你知道天涯的事了吗?

我没太在意,答:天涯的事在天涯,我怎么会知道。

网友又说:天涯倦客。

我还是没大在意,答:天涯倦客,曾经在我的好友中,因为我原有的叫大鹰的Q号被盗,无法打开,所以一些老Q友都失去了联系。他怎么了?

网友先是用Q中那个泪流满面的图案大哭,接着说:他死了。

“怎么会?怎么回事?”我的心一紧,像被谁的大手无情地捏了一把。一个活生生的年轻生命,就这样说没就没了,谁敢去相信?谁愿去接受?

网友接着把更详细的消息告诉我:2007年9月17日深夜十一点四十七分,在昆明市呈贡县文化广场,秦靖偶见几个流氓在调戏一位小女孩,出于正义上前劝阻,遭到围殴,惨遭不幸,终年29岁。

一种落寞的阴影笼上心头,梦一样渺渺地向深渊漂沉。令我回忆起来:我与天涯倦客首先是在一个网络书院中认识的,他曾在我的劣作中留言,但我并没有回。

不知他从哪儿知道我的Q号,要加我并附言:我看了你的作品,请加我。

我淡淡地说声谢谢,于是互相寒暄了几句。但他似乎感觉我有些冷漠,便从客气开始,由表及里向我提意见。

他说:看你的文章,可以看出你有经历有生活,文笔也挺优秀的,从你的作品中感受到你是个富于情感的人。

我回:谢谢你对我这样的评价。

他说:别忙说谢谢,我还有意见要提。

我回:好呀,请多提宝贵意见。不知怎么,他的话刺激了我,一下子振奋了我的精神。我倒想看看,这位初次见面的Q友能向我提什么样的意见。

他说:你是个善打舌仗的人,我看了你在书院中打了两次大舌仗,在《为女人放歌》和《从嫂子到新娘》中,你以少战多,临危不惧,你真厉害。说完还用Q的图案伸出了拇指头。

我说:你别挖苦我哟,那都是人家逼的。

他说:看你与人打仗,很有味道。你辩才不错,要是当律师,帮人打官司,肯定赢得多。

我说:你别说不吉利的话,我不想吃官司。

他话题一转,说:可是我给你留言,你连回都不回,这是不是一种傲慢?

我说:朋友,你误会了,我这人不傲慢,也不敢偏见。只是对非礼者也不讲理,视狂妄自大者为无物,待附庸风雅者不置可否,对真诚者格外真诚。所以我的座右铭和Q中的个性签名都是:如果你不真诚,我宁愿独往独来。

之后,我们每次上Q,只要在线便互相招呼。几次下来,虽未谋面,已经算得是老熟人了。这样,聊的话题也多了起来。他说他是搞建筑的,爱好文学,也到过上海,现在主要来往于云南、贵州。

感觉他是个有生活、有阅历、有思想的人,也不缺乏热情,所以乐意与他交往。

一次,我问他你怎么叫天涯倦客呢?你多大了,把自己叫得如此的老气横秋?

他笑笑说:我流浪天涯,身心疲倦……但终于没有说出自己的年龄。我想:他或是读过元代萨都剌的《酹江月 题清溪白云图》“天涯倦客,几时归钓春雨”;或是读过宋代苏轼的《永遇乐 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中的“天涯倦客,山中归路”之类的词章,心生感慨而得名吧。感觉他是位爱读书的有深度的人。

那以后,我们没有再联系,因为我的Q号再也打不开了,打不开的真正原因我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我准备再去想想办法,以再次查阅他聊天的遗迹,填充我怀旧的情结。

现在轮到我说遗憾了,因为直至他为正义付出生命之后,才有网友告诉我:他姓秦名靖,年龄29,家庭地址:贵州省威宁县草海镇银龙村六组。原来,他是一名农民工。

作者单位 二十四局集团上海电务电化公司

邮发代号 1—57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40号 邮政编码:100855 电子邮箱:zgtdjzb@vip.sina.com 新闻部电话:(市)(010)51888449(路)88449 传真:(市)(010)51889499(路)89499 办公室电话:(市)(010)51887479 传真:(010)51888489
稿件传真:(010)51887489(路)87489 广告部电话:(市)(010)68185745 51887459 (路)8745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250号(1-1) 北京中铁建印刷厂印刷 星期二、四、六出版 单价:每份0.6元 季价:23.4元 全年定价93.6元